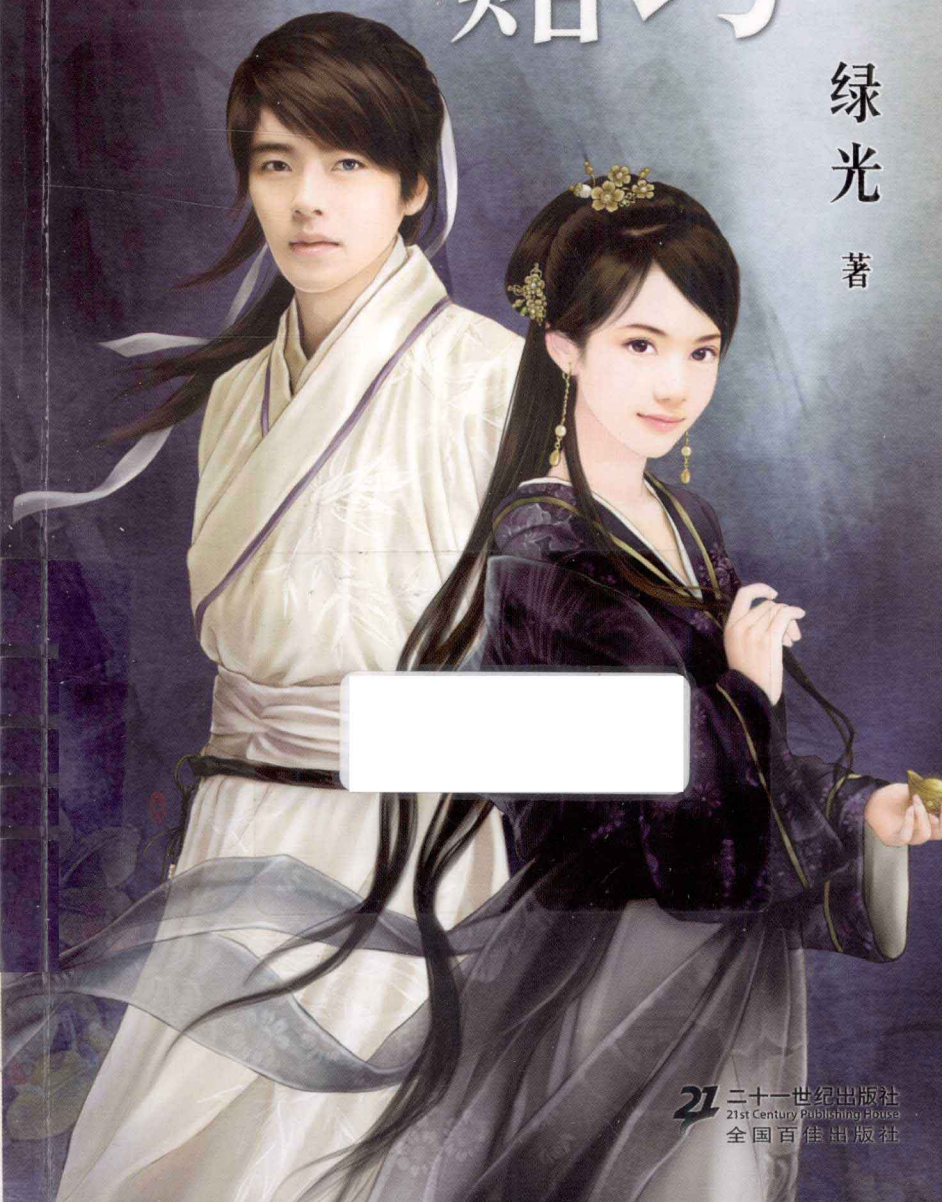


春天系列

纯爱小说

野兽公子的 赌约

绿光
著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春天

系列

纯爱小说

＊绿光

著



野兽公子 的赌约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兽公子的赌约 / 绿光著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5

(春天系列纯爱小说)

ISBN 978-7-5391-7670-3

I. ①野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856号

野兽公子的赌约

绿光 / 著

责任编辑 张 宇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6.125

字 数 121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670-3

定 价 15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147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1

他本来是天之骄子，总是被家人包围着，曾几何时，一切开始走调？

他被拘禁在暗无天日的斗室之中，那段无忧快乐的短暂岁月，简直像是一场梦。

他不能理解，但现实却逼得他认清，原来……自己不该存在。

既然如此……

“何必有我？”

“啊？你说什么？”

黑暗中，他听到有人在耳边喊着。

“喂，你该醒了吧？我刚刚明明听到你在说话。”

颊上传来微微的拍打痛感，强迫着他自绝望的黑暗中抽离，一张眼，对上一张清秀脸蛋……秀致五官是属于小姑娘的，但她的发却是整个扎起，藏在方巾下，做男子的打扮。

“嘿，你看得见这是几根手指头？”她伸出手指在他面



前晃着，声音很刻意地压低，却难以掩饰那脆亮的嗓音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移开眼，他打量着四下简陋的摆设。

一旁摆上不少粗重的木头，屋顶连根粗梁都没有，只用竹编搭顶，盖上茅草，就连墙身都是竹编，而竹门正敞开着，照外头洒落的光线判断，此刻应该是黄昏时分。

“这是我家。”瞧他能说出话，卜希临觉得安心了点，退后一些，但仍坐在他身旁，“我叫卜希临，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、住在哪儿？”

她连珠炮般地问，双眼带着防备看着他。

他微启唇，想开口，脑袋却是一片空白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刚刚还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包围，可现在，他居然完全想不起自己到底是谁，又怎会生出那么绝望的厌世感……

“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”卜希临再问。

“我……”不管他怎么绞尽脑汁，脑袋里就是一片空白，看着她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

“姐，爷爷说该吃饭了。”突地，门口传来一道甜柔的嗓音。

他看去，瞧见一个十分娇俏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进了房，一对上自己的眼，发出了惊呼声，快步奔来。

“拾幸，不要靠他太近。”卜希临快一步挡在妹妹的面前。

冷眼看着卜希临的背影，他心底泛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厌恶，仿佛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被隔离的境地。

“……他是豺狼虎豹吗？”卜拾幸没好气地说。

“男人都是野兽。”卜希临很认真地回答。

“姐……”卜拾幸好笑地看着她，发现她的瞪视，直指身上的衣服，会意地一转，“哥——”

“我会去吃饭，你先出去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们姐妹俩到底在吵什么？”卜三思走了进来，五官平板，一双眼细长得极犀利，花白的头发和长须，让他更显严肃冷厉。

“那个人醒来了，可是哥不让我看他。”挽着爷爷的手，卜拾幸撒娇地说着。

卜三思那张生人勿近的面容瞬间化为一摊水，细长的双眼弯成弦月，“希临，既然人都醒了，看一下有什么关系，又不是什么珍禽异兽碰不得。”

“爷爷，你都忘了以前的教训了？”她眯眼瞪着他。

真是的，只要拾幸一撒娇，爷爷马上就忘了东南西北。

“可是，这次的人是你救回来的。”

“是呀，上次闹事的那个是你救回来的。”她还是眯着眼。

爷爷根本是纸老虎，看起来难相处又孤僻，但实际上古道热肠，捡人回家是家常便饭，害她也跟着染上恶习。

“啧，有什么办法？不救担心，救了伤心，这救与不救都不是……”卜三思无奈地叹口气，随即敛了神色，“这次人是你救回来的，你要全权负责。”

“所以我不让拾幸接近嘛，你也知道……”话说到一



半，卜希临突然发现不对，回头望去，果真瞧见妹妹就蹲坐在那男人身边，有趣地打量着他。“卜、拾、幸！”

这丫头，真的是皮在痒，愈来愈不听话了。

伸手正要 will 妹妹一把揪起时，却听她说：“哥，你看，他的眼珠好特别，右眼是黑的，左眼是深蓝色的。”

卜希临无力地闭了闭眼，还没开口，便见爷爷也靠了过来，坐在他身旁仔细看着，还捻着长须啧啧称奇，“真的耶，这可是世间少有的瞳眸呀。”

男人神色一凝，双眼微眯，有股说不出的厌恶和想要逃离此地的冲动。

“干吗说得好像他很奇怪？说特别也没多特别，顶多就是跟山里的七彩鸟很像而已。”卜希临啞了声，像是不屑极了。

但她的反应和说词却像是一句咒语，瞬间抚平他心中的阴暗情绪，让他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。

“哥，七彩鸟长什么样子？”卜拾幸好奇地问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卜希临以指敲着唇，“七彩鸟很少见的，我也只见过一次，可我记得七彩鸟的羽翼乍看是黑色的，但随着光线不同，偶尔就像是天亮之前的深蓝，而当它展开羽翼飞时，羽毛是七彩的……爷爷，我记得的没错吧？”

“没错，七彩鸟可是很少见的祥鸟，当年爷爷也是因为追逐七彩鸟，才会找到你呀。”卜三思说着，疼爱地轻拍着小孙女的手，“要不是七彩鸟，爷爷的宝贝拾幸就要被山里的狼给吃掉了。”

“爷爷，还好有你。”卜拾幸笑眯了眼。

看着这对傻爷孙，卜希临没好气地低骂，“你们两个够了没有？不要打扰我询问他的名字住处，要吃饭，你们先去，尤其是拾幸，你睡觉的时间快到了！”

“是！”爷孙俩赶紧跑出门外，但没一会儿，卜拾幸又趔了回来，“哥，其实你也觉得这位大哥哥很特别对不对？”

“……是啊，通常会被咱们救回家的，有哪个不特别？”撇撇嘴，然后瞪了妹妹一眼，确定小丫头真离开了，卜希临抹了抹脸，一本正经地看向男人，“好了，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，说吧。”

“我不记得。”看着她，他淡声道。

“啧，你也忘得太快了。”皱着好看的眉，她耐着性子再问一遍，“你住哪儿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不记得。”他沉声道。

“不记得是指——”

“我不记得自己是谁。”



卜希临真的很想死。

手上的尖细雕刀飞快地动作着，她小心仔细地雕着栩栩



如生的鸟，不能有任何的闪失，只要刀下稍稍偏离，整个木雕就等于毁了，所以她大眼眨也不敢眨，连呼吸都屏住，就为了这最后一刀，将木雕鸟最细微的表情点睛——

“如果打算饿死我，又何必救我？”

她听不到、听不到……她很穷，她一个人得养妹妹和爷爷，眼下还要再养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，她要是不赶紧把这些木雕完成，要怎么到市集上去换钱呀！

“卜希临。”他喊着。

不理他、不理他，就只剩下最后一刀，她就要完成了，谁都不能阻止她！

“啪”的一声，摆在桌上的烛火倒了，熄了，房里乌漆抹黑，而她的手，歪了！

“我饿了。”他毫无歉意地说。

瞪着黑暗良久，卜希临感觉体内有股杀人的冲动在酝酿，而某人死到临头还不知道。

“卜希临，你听得到我说的话吗？”

“呵呵，我听到了。”扬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，她点起烛火，手握着雕刀，转过身徐步走向他。

男人一双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她，就算瞧见她手中泛着冷光的雕刀，也没太多反应，只是启口道：“我饿了。”

“乖，很快就不饿了……”她还是笑着，蹲在他的身边。只要她手上的雕刀往他的心窝一创，他就再也不会饿了。

“如果打算杀我，又何必救我？”他神色无惧地看着她。

“谁说我要杀你？”她没好气地以雕刀割断绑在他双腕

上的绳子。“菜就搁在旁边，自己吃啦，吵死人了。”

实在是太多的前车之鉴，让她不得不在确定他伤势不重之后，就将他的双手拉到胸口，紧紧绑在一块以策安全。

“既然要把我松开，你又何必绑着我？”

“你这个人真的很麻烦，绑着你，要吵我，松开你，你也要烦我，不然你到底是要我怎样？”

“你不是防我？”

“防啊，家里多个陌生人，为什么不防？”

“那何必救？”

很想赶紧再回到桌前继续工作，卜希临眯眼瞪着他，“既然你好像不怎么想活，那干吗喊饿呀，公子？”听久了，她终于听出些许端倪。

这人很古怪，一般人失忆，照理应该很慌张，他却神色平淡，甚至对她这个救命恩人说话也没什么情绪起伏，就像是此刻，她完全感觉不到他饿了，反倒像来捣乱的。

而沉敛的气息，与其说是看破生死，倒不如说他是厌世，想找个人替他解脱……但这么说，又好像有点不太对……到底是哪里错了？

“谁跟你说我不想活？”

“你要真是饿了，自己动手吃饭呀，就摆在你旁边。”虽说救人让她的荷包很伤，还让她得很费神地盯着，但该有的照顾，她不会吝于给予，否则她就干脆不救了。

“我起不来。”他说着，语气依旧平淡。

“你没有伤到背部，我有替你看过了。”



“所以我赤裸着上身，是你的杰作？”

“……那是没办法的事。”她咬牙，红着脸承认。

她和爷爷都是傻子，一见人有难不救就很痛苦，救久了，都快成半仙了。而这个男人，她看过他的伤势了，没伤及骨头，顶多是手脚有些擦伤而已，她已经到山里采来药草替他敷上，没什么大问题。

“该不会连我的……”

“我只有撩起你的裤管！”她赶忙道，小脸热辣辣的，“你不要以为我很爱看，我是在救你……这天底下只有男人会侵犯女人，你别……”

“也有男人会侵犯男人。”他淡声打断她。

卜希临顿住，看着他很久，然后伸出纤长的手指，比自己，而他立刻点了点头。

“瞎眼了你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个男人？”她火大地扯下头上的方巾，檀发随即如瀑倾泻，衬得粉脸清透娇俏，“就算我是男人也不会侵犯你好不好！”

拜托，她很漂亮的好吗！

就是因为长得太祸水，为了防堵害虫上门，她才刻意隐藏自己的美，要是她有心装扮自己，绝对让他惊为天人！

男人直瞅着她，半晌，突地低低笑开。

卜希临恼着，然而一见他的笑，她不由得愣住。

这男人的笑……像是黑暗中乍现的曙光，那沉蓝瞳眸像是迎接曙光到来的天光，那般幽静而令人沉醉。

一抹笑，让笼罩在他身上的黑暗气息瞬间消散，她猛地

发现，他其实不是厌世，而是黑暗攫住了他，在天将明未明间，他等待有人拉他一把。

“看什么？”察觉她的视线，他神色一凛。

卜希临下巴差点掉下来。这人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！

“怎样？我就是要看！”像是和他杠上，她更瞪大眼地看着他，还不断地对他装出鬼脸。

该要生气的，但他却又笑了。

他一笑，柔和了锐利感，晦暗的气息一扫而空。

卜希临噙起嘴，叹口气，拉起他的手，“来，我拉你一把可以吧。”

“不怕我胡来？”

“得了，就凭你？”她哈了一声，不屑至极。

男人看着她，微使劲，就将没有防备的她给扯到怀里，双手交握在她的腰后，让她不得动弹。

卜希临呆住。

这家伙、这家伙……

“瞧，这么简单就……”话未完，身下遭受一个重击，让男人再也说不出话，整张脸青白交错。

卜希临立刻从他身上挣脱，趁他痛得不能反击，她赶紧绑住他的手，还边骂：“下流胚子，活该，痛死活该！”

男人没有反应，像昏了过去。

等到卜希临气喘吁吁地将他绑好，仍见他动也不动，想了下，她找来一根木头轻推着他，“喂，不要装死，我爷爷说了，踹这个地方只会让男人痛不欲生，但不会死。”



“……我不过是想告诉你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他眉头紧蹙。

“会，我会记住你这句话，等你伤一好，管你有没有记忆，都必须给我离开这里！”她骂着，用凶悍的口气掩饰自己的惊慌。

混蛋东西，亏她还想拉他一把，他竟敢……气死她了！

待那痛彻心扉的疼楚隐隐退去，男人才抬眼看着她，“不用你说，我也会离开。”他恼着，难以置信她下手这么狠。

不过是怕她单纯过头，要她对人有防心，谁知道她竟是这样对待他。

“很好，你给我记住自己说过的话！”她耍着狠，刻意把秀美的五官扯得很狰狞。

“我要吃饭。”他道。

“吃空气吧你！”

“不让我吃东西，我怎么有力气离开这里？”

走到桌前的卜希临一顿，气呼呼地回头，拿着雕刀和木头坐到他身旁，端起饭菜，喊着：“张嘴！”

男人瞪着她，之前对她产生的所有好感瞬间不见，“解开我的手。”

“别做梦！”

“得了，就凭你？”他把她说过的话，原封不动地还给她。

她真想拿筷子插他那张讨厌的嘴！“你刚才不规矩。”

他的痛还血淋淋的存在，就不信他忘得这么快。

“不过是一时眼瞎逗你。”他笑得戏谑。

“你……”她气得发颤。

说真的，她和爷爷救回家的人里，有好人也有坏蛋，但嘴贱得令人这么发指的，也就只有他了！

“不吃的话，你就饿死吧。”她忍住脾气。

男人瞪着她，半晌，只能妥协地张了嘴，可谁知道她像在喂猪，不是用筷子夹饭菜，而是直接把饭菜拨到他嘴里，也不管会不会噎死他。

三两下喂完饭菜之后，她还割下他的袍子一角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他垂眼看她紧握在手中的布条。

“你要再敢吵我，我就拿它塞你的嘴。”她可不是在开玩笑的，而是说到做到。

望着她，男人没多说什么，径自躺下，闭上了眼。

卜希临瞪着他半晌，才缓缓走回桌前，拿起方才差临门一脚的木雕鸟，可惜地大叹一口气，丢到一旁，又挑了块早已备好的木块，开始她的工作。

忙了好一会，却突地听到身后传来的呻吟声，她不禁顿了一下，回头看着睡得并不安稳的男人。

他状似痛苦地拧着眉，断续梦呓着，“既然如此……何必有我……”

听着，她皱起眉，想了下，啧了声，拎着木块和雕刀坐到他的身旁，轻拍着他的胸口，“没事……睡吧……”

就在她的安抚声中，他再次沉沉睡去。



看着他，她心里五味杂陈，觉得这人特别惹人厌，可是……却又无来由的惹人怜。



几天之后，男人终于能够起身到外头走动，也才发现，这附近竟然只有这一户人家，两间简陋的茅屋并在一块，就只住了卜三思爷孙三人，让他不禁佩服，以这样的组合，他们竟也敢随便带受伤的人回家照顾。

不过，他这受人恩惠的人，似乎也没资格这么说。

这里是处山谷，听说他是自山头掉落的，若非卜希临上山采药救了他，恐怕他就要死在荒郊野外。

如今，身上的伤已好上大半，但记忆根本没回笼，离开这里，他能去哪儿？

“你别担心，尽管在这里待下。”晚膳时，卜三思这么说着。

“爷爷。”卜希临眯起眼，警告意味浓厚。

“希临，送佛送上西天，做人做事但求问心无愧，知不知道？”卜三思对她晓以大义。

卜希临不禁抽动嘴角，瞪向不发一语的男人，嘴上酸着

他，“对啦，但那也要看对象，要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我当然不介意家里多了个吃白食的。”

男人缓缓抬眼，冷冷地看着不再费事藏起长发的她。

她自然不怕，用她的大眼瞪回去。

“哎，姐姐，你不是说缺个人帮你吗？我瞧七彩哥很适合啊，他的伤好了，看起来身强体壮的，一定能帮上你的忙。”坐在爷爷身旁的卜拾幸提议着。

“……七彩哥？”

“对呀，他就是七彩哥，不然老是你喂呀喂的叫，不觉得太失礼了？”

“叫什么七彩，叫大傻就好。”

“姐——”卜拾幸不依地扁起嘴。

“你要知道，外头捡回来的东西，别随便起名字，到时候赖着不走，麻烦就大了。”基于那晚的不愉快，卜希临对他的防心极重。

没办法，上头有个纸老虎爷爷，底下有个不知人心险恶的妹妹，她要是不多用点心，恐怕一家三口被卖，他们两个还笑呵呵呢。

“那就别走啊，反正七彩哥也还没恢复记忆。”

“没恢复是他说的，天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“傻丫头，瞧他穿的行头，就知道他肯定出身不凡，他不回家吃香喝辣，和咱们在这里喝粥做什么？”

看他那身破损但质料精细的衣裳，再瞧他头上的束环，她当然知道他肯定出身不差，只是嘴上不想饶过他。



“喝粥有什么不好？他要是吃不惯大可以走人。”她哼了声。

“姐，你干吗这么讨厌七彩哥？”卜拾幸忍不住替他打抱不平。

“我……”不想让他们知道这家伙企图非礼她，她赶忙转了个话题，“你干吗一直叫他七彩哥？”

“是姐你说，他的瞳眸颜色不一样，就像七彩鸟一样啊。”

卜希临闭了闭眼，有种自打巴掌的无力感。

“我觉得七彩哥的眼睛真的很漂亮，一黑一蓝很与众不同。”

“……不恐怖？”男人哑声问着。

打从他能自行离开她工作的茅屋，到隔壁用膳，他见过镜子里的自己，感觉很邪冷，不像是什么善类，也难怪卜希临老是防着他。

“才不呢，很漂亮。”卜拾幸很认真地道。

男人不禁笑眯了眼，那模样极为温柔，让坐在对面的卜希临感觉一阵古怪，不禁出声道：“好了，拾幸，你应该吃饱了吧，赶紧去睡，天快黑了。”

“……喔。”卜拾幸很无奈但还是听话地移动脚步，朝后头的房间走去。

“这么早就睡？”他讶声问。

一起用膳之后，他才发现卜家人的作息相当古怪。

他们晚膳开动的时间极早，而且都赶在太阳下山之前